

蜀山劍俠傳

十三集

蜀山劍俠傳第十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驚獸陣絕澗渡孤藤 採山糧深林逢惡道

二人身才立定。猛想起那怪獸一縱。就好幾丈高下。這樹雖高。有何用處。剛想另覓逃藏之處。那爲首的一小羣。約有百來十個。已然奔到那七個死獸面前。相去咫尺。下去必無倖理。四面觀望。俱無出路。祇得各持兵刃。仗着樹身枝幹掩護。與他來一個。殺一個。拚到那裏是那裏。正定睛往下看時。那獸羣爲首的百十個。奔到死獸面前。忽然不往前進。紛紛圍着那死獸。轉將開來。前面的不進。後面的却仍自往前奔逐。互相擠撞。祇望見前後數里方圓。一片灰黑。在掀天灰塵影裏。起落彼動。比初見時。彷彿要多出好兩倍。那裏估得出多少量數。漸漸後面的一大羣。將與前面那一羣。接擠上時。才看出小羣當中有兩個竟比滴才殺死的那幾個最大的。還要大出一倍。圍着死獸。轉了兩圈。猛的狂吼了兩聲。這兩個大的。想是那萬千獸羣的主腦。他這一吼。所有怪獸。全都驚天價吼嘯起來。這次乃是物傷其類。志在尋仇的。同情怒吼。不比滴才乍見生人的尋常嘯聲。再加上空谷迴音一趁。直似萬千迅雷。同時暴發。石破天驚。山崩海嘯。祇震得二人雙耳都聾。吼聲過處。那兩個大獸。倏地鶴立鷄羣般。將頭昂起。朝二人存身的大

樹上面。看了一看。猛又怒吼一聲。兩腿一揚。便要縱將過去。緊隨大的身後那百十個。也都跟着。將頭昂起。作出前縱的勢子。眼看就要一同撲來。這時二人處境之險。真是間不容髮。那些怪獸。如是一個一個。零零落落。撲來還可手起劍刺。刀斫來。一個殺一個。雖然來數太多。後面望不見前面。祇知拚命向前。不會殺一懲百。使其知難而退。到底比較容易應付。這一二百個。同時往樹上縱撲。後面成千累萬。也必相次發動。休道那一株大樹。再有幾十株。也必被他衝倒。覆木之下。焉有完人。這萬分危急之中。雲從猛一眼看到離身兩丈以外。並排立着兩株大樹。枝桺相接。僅祇數尺。就在那千百怪獸將縱未縱之際。用手一拉風子。先自將足在樹幹上一墊勁。單手勾着對面樹枝。趁那悠蕩之勢。一翻身。便到了鄰樹上面。隱身密葉之中。風子也將刀鐗并在一手。隨着縱到。剛得站穩。便見下面百十條黑影。帶起一陣風聲。颼颼颼比箭還急。直朝適才存身的樹上撲去。接着便聽咷咷連聲。一株參天古樹。登時幹斷枝折。上半截樹身。直從半空中裏。墜將下來。羣獸咆哮踐踏之聲。響着一片。看神氣那些怪獸全聽那爲首大獸號令。好似又吃了數目太多的虧。互相擠撞咆哮。雲從風子縱逃到別的樹上。並未被他瞧見。祇顧在那斷樹枝葉裏。吼噓踐踏。祇聽枝葉紛斷。與獸啼之聲。亂成一片。頃刻之間。殘枝寸折。碎葉如粉。一大株古樹。竟被他踏成個扁平堆子。二方幸未爲所見。假使人在下面。焉有生理。忽見那大的一個。不住在殘枝碎葉中。低頭聞嗅。似在尋覓仇人蹤跡。二人隱身密葉叢中。眼看羣獸繞樹遊行。嚇得那敢出聲。偏那樹梢有。

許多枝幹。年久枯朽。恰巧被風子踩在上面。雖有要斷的聲音。已爲獸嘯所隱。等到風子覺着腳底一軟。連忙移向別處時。腳底一根三尺多長的枯幹。已被踏折落了下去。無巧不巧。正打在樹底下一個怪獸的頭上。那獸一驚。立時怪吼了一聲。揚起頭來。隨着上面枝顫葉動處。把二人看了個畢眞。接着連聲怪吼。下面羣獸一齊回身昂頭。往上注視。二人除存身之處外。更無別的地方可以藏躲。下面更是黑黝黝一大片。全被羣獸擠滿。連立足之處都沒有。剛暗道一聲我命休矣。又聽下面羣獸一齊悲鳴。聲音與適才所聞不同。方以爲就要作勢撲來。除死方休。忽見這處羣獸背上。有兩道金線。比電還疾。轉瞬便到面前。所經之處。羣獸大亂。恍如黑浪翻滾。那兩道金線飛到面前。就在羣獸背上。往二人存身的大樹上飛到。耳中又聽一聲慘呼。好些團黑影。平空從樹幹近處。墜落下去。百忙中也沒看清一只。各持兵刃。正準備着困獸之鬥。去敵那兩條黃影時。猛聽有人呼喚少老爺之聲。雖然下面羣獸喧囂。沒有聽真。雲從已覺出那人聲音非常耳熟。風子眼尖胆大。早看清楚來的兩條黃影。是兩個似人非人的怪物。有一條揹上揹着一個身圍虎皮的赤身少年。與昨晚二苗人所說一樣。兩手亂擺。口中直喊少老爺。同時下面爲首一百十個怪獸。又紛紛往樹上縱來。絕危奇險中來。勢又異常迅速。那還分得出敵友。風子祇聽得耳邊一陣撲答之聲。眼前一花。那揹人的怪物。長臂分處。近身枝幹。全如摧枯拉朽。紛紛斷落。喊聲不好。正要一錮當頭打去。不料怪物兩隻脚爪。業已抓緊樹身。兩條手臂。又長又快。抵一伸手。將風子的鐵錮接住。風

蜀山劍俠傳 十三集 第一回

四

子覺着力猛非常。身站樹極。用不得力。百忙中。左手舉樹。右手用盡平生之力。往回便奪。兩下方一較勁。那怪獸背上少年。李一面學着怪獸聲嘯。一面直喊少老爺。是自己人。這時下面羣獸奔騰悲嘯之聲。已震得山搖地動。那還聽得出人的說話。雲從手持寶劍。見羣獸未退。怪物又來。原也準備冒死一拚。及見兩條黃影。剛一飛近樹前。看出身形。內中一條忽然翻身退下。另一條背上捎着一人。彷彿面熟。仍自如飛撲來。正要仗劍上前。與風子合力迎敵。猛一眼看到獸背上那人口裏亂叫。雙手亂擺。定睛一見。正是以前誤走絕緣嶺。在荒山黑夜之中走失的。自幼貼身書童小三兒。不由又驚又喜。連喊風子住手。俱未聽見。祇得越過枝去。在風子耳邊大聲急呼道。這怪物背上捎的是自己人。想必沒有惡意。風子剛把話聽出一些。勁略一鬆。對面怪物好似有了知覺。竟自舒爪。將劍放開。長嘯一聲。往樹下縱去。雲從見那怪物回身時節。背上却是蒼色。長着一縷極長金髮。猛想起先前誤走荒山。走失小三兒。第二日所遇那蒼背金髮。行走疾如飄風。似猿非猿之物。既和小三兒一起。當然是友非敵。適才這兩條黃影。初飛來時。曾見獸羣大亂。飛到樹前。正值爲首百十個怪獸縱起。被內中一個長臂揮處。紛紛墜落。能救自己與風子出險。也未可知。這時小三兒已從怪物背上縱到樹枝。與雲從相見。主僕都有一肚子話想說。無奈蹄嘯喧天。一句也聽不出。急得小三兒用手往下連指。雲從風子同往下面看時。因爲這兩個怪物。從獸羣後面飛來。爲首的怪獸。尙無知覺。正待縱起尋仇。被內中一個趕到。一陣亂抓。連死了好幾個。這才知道來了。

魁星嚇得那已縱起的四肢無力。跌了下去。未縱起的剛一看見便自齊聲悲叫。拚命似的逃竄。偏偏獸羣太多。路被自己阻塞。急切間。那裏逃走得。祇見數十丈灰塵影裏。萬頭鑽動。互相踐踏擠撞。亂作一堆。前面獸羣不知道逃。後面的又被怪物嚇得往羣中亂鑽。這些獸羣越擁擠。那兩個蒼背金髮的怪物。好似越着急猛的將身同時縱起。就在萬千獸羣頭頂上。往來奔馳。長臂一起。便一爪抓起一個。擲出數十丈遠去。所到之處。團團黑影滿空飛舞。恍如千頃黑浪中。閃起兩條金線。那些怪獸原極合羣。祇管悲鳴跳擲。兀自不會尋路逃遁。那兩個蒼背金髮的怪物在獸羣中飛躍了一陣。忽又聚在一處。略一交頭接耳。內中一個便往最前面奔去。轉眼祇剩了一點黃星閃動。半晌沒有回轉。另一個却飛了回來。縱到樹了。朝小三兒連聲高叫。長臂爪亂揮亂比。小三兒便用手示意。拉了雲從風子一把。先往樹下縱去。被那怪物一把抱定。放在地上。一同舉臂。向上連招。雲從風子見那些怪獸見了他。個個胆落魂驚。知無差錯。萬千獸羣仍還未退。除了依他更無善策。便一同縱下。由小三兒同那怪物在前引路。往山上面便走。這時雲霧已開。斜陽猶存餘照。下面雖是塵沙瀰漫。吼嘯震天。山上面却是山容如綉。凝紫繁青。秀草蒙茸。因風搖曳。甚是莊嚴幽麗。那怪物走了一截。又將小三兒抱起。神態親密非常。不時回首觀望。見二人走得不慢。嘻着一張血也似紅的闊口。好似歡喜。走有二里多路。雲從風子偶一回身。往下一望。後面獸羣仍在擠撞悲鳴。豕突狼竄。祇最前面金星跳動處。獸羣似有前移模樣。正在觀看。忽聽小三兒大聲呼

喚。連忙跟了過去。那引路的怪物已走入一個巨石縫中。那石縫高可過人。寬有數尺。外有叢莽遮蔽。不到近前。不易發現。二人隨了進去一看。裏面甚是坎坷幽暗。幸有劍光照明。還可辨認。曲折行了有三丈多遠。忽見天光。出去一看。兩面俱是懸崖。相隔約有四五丈。兩崖高下相差也有數丈。下臨絕壑。除此無路可通。不知怪物引到此地。是何用意。剛開口想問。小三兒已拉了怪物。含淚過來。跪在地下。雲從連忙喚起。又命給風子見了常禮。然後敍談經過。小三兒指着那怪物道。這是小的妻子。雖是異類。已然通靈。能知人語。他母親更是在仙人門下。本領高強。那些野獸。原是野生的駒馬。與熊交合而生。日久年深。越來越多人遇上。便難活命。往往遇起來。兩三天過不完。這塊盆地。從無人跡。本是這些野獸的巢穴。既有引路的苗人。不知怎會到此。昨晚小的夫妻。原想與少老爺相見。朝家中帶個口信。因為他母親的主人。從卦象上看出。說他母女。這兩日內不能與生人相見。所以昨日跟在身後。祇晚間等到少老爺睡時。來望了望。少老爺想是抄這野驛嶺近路。往四川去。這條路雖是險。原也有貪利藥材商人走過。應該從那樹林中。不走那小坡。往南繞走。斜穿過去。照樣有一個與這裏大同小異的山脊。較這裏遠些。蛇虫也多。却比較平安。那兩個苗人不在。小的尋了一路。也沒見他回去。想必已被野獸踏死。這事都是小的不好。昨晚見罷。少老爺本還想當時隨在身後護送。便不會受此一場驚恐。偏因小的妻子。正該今日服用換形丹藥。被小的遺忘家內。又因主人有兩個苗人引路。不會遇上獸羣。祇得回去。今日服藥之後。小的

終不放心。便同他母女三個跟縱尋找。雖尋了幾條路。俱未遇上。以爲錯走回路。又往回趕。連兩個苗人。俱無蹤影。還是小的岳母。斷定是誤入獸穴。將小的提醒。他母女雙眼。俱能看出一二十里的人物動作。一到便見獸羣往樹上縱撲。這東西鐵蹄之內。暗藏極短的鈎爪。非常鋒利。大的縱起來。可縱到十丈來高。他母女見樹已被撲倒了一株。在那裏踐踏。便恐少老爺受害。不想未曾受傷。真是萬幸。現在山下面的路。全被野獸遮斷。這石縫內。又住不得人。除了由小的妻子。措着跳往對崖。便須等到小的岳母。將獸羣轟開。才能覓地安睡了。言還未了。那怪物又朝小三兒連比帶叫。小三兒又對雲從說道。小的妻子。說他母親的主人。雖說這兩日內。不能見生人。照說的時候算起。這時恰好過去。日前他母親奉命採藥。會見前途。還有毒蟲。恐少老爺又去遇上。情願相隨護送。到了地頭。再行分手。雲從聞言。心中大喜。風子自出生以來。除笑和尚外。從無人敵過自己的神力。適才鐵鑪。差點被他奪去。甚是心驚。這時細看他。生得面貌猙獰。通體黃毛。脊背金髮。形狀與二苗人所說。完全不差。小三兒又生得那般文秀。兩下却是夫妻。本已好笑。暗想這東西。兩臂比身子還長。似猴子又不似猴子。也不知是個什麼獸類。心中好奇。便低聲叫雲從去問小三兒。誰知怪物耳聰已極。忽然對着小三兒。指着風子。連叫幾聲。雲從因小三兒說他能通人語。恐他不快。正暗怪風子莽撞。用目示意。小三兒已然說道。小的妻子說。商老爺意思。想問小的妻子出身。叫小的代他答話。他名叫長臂金猱。乃是專食百獸腦髓的神獸。他母親生下他時。有一天捉了

數十隻虎豹。正要裂腦而食。忽遇他主人守缺大師走來。嫌他殘忍。當時要用飛劍將他斬首。他母親修煉多年。已有靈性。伏地哀鳴。再三苦求。大師念他修煉不易。食獸乃是秉着上天以惡制惡的天性。便將他收在門下。採藥守洞。小的妻子。因同類極少。沒有配偶。正值小的那日隨少老爺到成都去。誤入深山。半夜口渴生病。老爺去尋水時。忽然來了一隻野狗。將小的撲倒要吃。比時小的已然嚇死過去。猛覺身子似被什麼東西夾起。在天上飛行一般。天亮之後。才得醒轉。身在洞內。病已漸好。旁邊正立着他母女兩個。先是嚇得要死。後來見他拿果子來喂。並無惡意。又疑他是山神。便跪下和他苦求。請他指引出山。與少老爺相見。他母女竟通人言。互相商量了一陣。小的岳母便拿着小的一件外衣。一提果子。跑出洞去。第三天病好。便成了夫婦。日子一多。又由他母女領去。見了守缺大師。才知小的被野狗撲倒時。被他救回洞去。又向大師求了靈丹。才得活命。那提籃本是小的妻子。以前在山中拾的。因恐少老爺山行缺糧。裝了果子送去。又因少老爺有一口仙人寶劍。人獸不通。恐起誤會。不敢現身。祇得先用小的血衣。故意給少老爺看見。每日暗隨身後。往提籃內添裝果子。直護送到絕緣領盡頭。才行回轉等話。大師又說他的劍術。祇爲防身煉魔之用。所參乃是上乘佛法。小的根基不深。不配做他徒弟。僅僅傳了一點輕身煉氣之法。以備居山不爲寒暑所侵。遊行輕便。後來小的岳母。又苦求了幾次。大師說小的另有機緣。時猶未到。終是不肯收留。此山原與昔日少老爺迷路的荒山相通。他母女便在這野驛嶺的北山頂山。

洞中居住。小的在此日久，便能知他母女語言。祇不大說得出。到也慣了。祇時時想着少老爺。昨早小的
妻子說從山頂上遠望，有漢人經過。先并沒想到少老爺會打此經過。深想託人稍個平安口信。偏偏我
岳母回來說前晚他主人說這兩日如見生人，雖不致送命。他母女必有凶險。恐小的夫妻不知誤犯。回
洞送信路遇四人。竟有少老爺在內。小的執意要見一面。他母女把大師的話奉如天神。一定不允。小的
無法。祇得商量。暗中先在遠處見上兩面。過了兩天的期限。再行相見說話。於是便遠遠隨在少老爺身
後。走到晚間。少老爺入洞安睡。小的忽然執意要入洞一看。祇不說話。小的妻子強不過我。祇得摺了小
的入內。見少老爺已然睡着。又歡喜。又傷心。幾乎哭了出來。當時沒有喚醒。因小的妻子今日要服大師
賜的換形丹藥。祇得回去。出洞時。岳母趕來。還說小的不聽大師言語。早晚必要出事。經小的夫妻再三
分說。沒有和少老爺對面談話。才息了怒。今日恐小的又蹈前轍。寸步不離。直到午後。好一會算計時限
將滿。才准跟蹤下來。偏又找了好幾條路。都找不着。幾乎誤了大事。如今他母女守了大師的教訓。已不
吃血肉。終朝採異果爲食。也不妄殺生靈。不然今天那些野獸。不知要死多少呢。雲從風子聞言。因那長
臂金猱能通人語。更一齊向他稱謝。那金猱竟似懂得客套。做出遜謝神氣。這一席話罷。天已黃昏。月上
三人一獸。在崖石上坐定。望見對崖藤蔓陰陰。月光照在上面。都成碧色。頗有野趣。久等老猱不來。因山
高氣冷。正與小三兒商量宿處。忽然一陣山風吹來。頓覺衣薄身寒。有些難耐。猛想起行囊食物。俱在苗

人身上。適才說到兩個苗人，因急於想聽小三兒涉險經過，未顧得談，便和小三兒說了。小三兒聞言，忙叫他妻子長臂金猱，快去找尋，言還未了。他妻子倏地起身，往來時石縫外面縱去。風子恐傷那二苗性命，忙着跑出，在他身後直喊。這事不怪他。祇將行囊取來，莫要弄死他們。月光之下，一條金影疾如星飛，已往山頂上穿去。晃眼不知去向。再往山下面一看，祇看萬頭波動，烟塵瀰漫，吼嘯之聲，仍自未減。估量野獸太多，退完還得些時，便回身與雲從說了。小三兒道：「少老爺不愁沒有宿處。少時小的妻子回來，如野獸仍未退盡，可由他和小的岳母將少老爺與商老爺揩起，由獸背上行走，回到小的山洞中住上一夜。」明早再由他母女揩着護送出山便了。風子插口道：「我看你走起路來，也是他揩。他母子既揩了我們，你豈不是落了空？」小三兒道：「小的不過比他母女走得慢些，急於想見少老爺，才叫他揩的，並非不能行。」走不過從獸背上過，可由他抱一個揩一個，也就是了。風子聞言，哈哈大笑。我大哥常和我提你，說你聰明忠心，可惜在荒山之內，連尸骨都找不到。祇給你留了一個衣墳，誰想你不但沒死，反娶了個好婆娘。什主僕？你祇管小的的小的聽起，連我弟兄都變俗了。乾脆我們一齊弟兄相稱多好。小三兒聞言，那裏敢應。口中謙謝不已，雲從因聽慣了的，先不覺得。一聞風子之言，也說改了爲是。何況又有救命之恩，就是太老爺知道，也決不會見怪的。小三兒終是不敢。後來風子發急，雲從也一再勸說，才免去許多卑下之

稱。三人正在爭論。長臂金猱母女忽然同時到來。手中提着二人的包裹。一問可曾傷害兩個苗人。小三兒問了他妻子幾句。代答說兩個苗人想是由雲霧中冒險往上。打算越過山脊奔逃。那揩行囊的一個失足墜落在山那邊石筍上面。穿胸而死。另一個不知怎的。被一條潛伏的山蛇纏住。正在掙命。被小三兒妻子趕到。將蛇弄死。救了下來。已然毒發身死。祇把行囊尋了回來。雲從風子想起這種生苗專一刦殺漢人生吃。乘危逃走。咎由自取。且喜那行囊並未開動過。不知怎的。會被兩個苗人結在一齊。偏又是失足墜崖的苗人帶在身上。未被毒蛇所纏。總算幸事。小三兒又說。他妻子尋見二苗與行囊後。回來遇見他母親。說今日是個季節。那些野獸俱聚集在山下盆地中。向陽配對。越發戀羣。又遵他主人之戒。不敢多殺。費了好些手脚。才逼他上路。如今已陸續在往東面一片森林之中退去。獸羣太多。如等退完。至少還得兩個時辰。恐雲從等得心焦飢渴。特地趕回。問雲從打算怎樣。如想乘夜前進。便須照小三兒所說之法。由他母女揹抱着。從獸背上行去。如想暫時住下。對崖現有一虎豹巢穴。甚是寬大。他母女一到。虎豹自會逃走。在那裏暫宿一宵。明早獸羣已自退完。再行上路。雲從因為今日飽受驚恐勞乏。再要飛越十來里路長的獸背。雖說有他母女揹着。不畏侵襲。到底不妥。又因小三兒異域重逢。此次又不能隨着跟去。很想暢談一番。好在忙也不在這半夜功夫。明日上路後。中途仍須歇息。不如今晚無憂無慮。睡個好覺。明日打點精神前進爲妙。風子原以雲從爲主。略一商議。便採用了第二條辦法。不過兩崖相隔。

既閑。上下相差。又復懸殊。風子總覺憑自己本領。還讓一個大母猴子。揹着縱過去。不是意思。單獨縱跳過去。又無把握。早就盤算好了主意。一見小三兒要命他妻子來揹人。便對他道。你且叫他慢揹。先縱過去一回。我看看我也學一學樣。能照樣過去更好。不能再另想法。他到底是個女的。揹你不要緊。揹我們太不雅相。小三兒的妻子聞言。望了風子一眼。嘻開大嘴。笑了一笑。跑向崖邊。兩條長臂一揮。兩腿一并。腦後金髮。全都豎起。身子一蹲一拱一際。便飛也似的。往對崖縱了過子。風子見他起在空中。兩條長臂。連掌平伸。似往下按了幾按。彷彿鳥的雙翼一般。心中一動。暗中提勁用力。照峨眉輕身運氣之法。照樣學按了兩下。果然身子可以拔起。不由恍然大悟。正想冒險試試。忽聽小三兒的妻子。在對崖長嘯一聲。他母親也自飛過。一同在對崖摸索了一陣。才一同飛回。身後還各帶起一長串東西。雲從風子一看。乃是兩盤長有二十餘丈的多年藤蔓。被他伸直帶了過來。由小三兒的妻子。兩爪各執一頭。對小三兒叫了兩聲。他母親便伏身藤上前後爪一齊分開。將藤抓住。小三兒便請雲從騎在他身上。渡了過去。雲從不似風子好勝。再加兩崖此低彼高。形勢險峻。下臨不測之淵。看去都覺眼眩。那敢存縱過之想。起初以為由他母女揹着飛渡。及見這等情況。暗想這東西心思靈敏。真不愧有神獸之稱。當下也不作客套。朝金猱母女各打一恭。道聲得罪。便跨了上去。那金猱一路手足并用。轉眼功夫。便自援藤而過。風子早已折了幾根竹竿。用帶子紮成十字。從包內抽出兩件舊衣。將他撐好。一手拿定一個蓄勢待發。那金猱方

從對崖回轉。風子大喝一聲。奮神力。兩脚一墊。兩手一分。便往對崖縱去。風子本能縱往對崖。本非難事。祇因形勢太險。先時有些目眩心怯。及至一縱起身。手上有了兜風的東西。容容易易的縱了過去。雲從不知他來這麼一手。見他將身縱起。方代他捏緊一把冷汗。風子已然縱到。這一來休說雲從小三兒。見了心驚。連那長臂金猱母女也覺詫異。當風子縱起時。那老金猱還恐有失。仍從藤上援了過來。準備風子失足。還可援救。及見風子無恙。才過去將小三兒渡將過來。他女兒也隨着縱過。那老金猱早已走向前面。翻過崖那邊去。不一會。便聽虎嘯之聲。大家跟將過去一看。日光之下。早有大小六七隻猛虎。翻山逃避。走入虎穴。點起燭火一看。還有兩隻剛生不久的乳虎。見了長臂金猱母女。嚇得亂叫亂迸。小三兒的妻子。已在此時跑了出洞。雲從風子便各將乾糧肉鋪類取出來吃。小三兒久離烟火。吃着很香。那金猱已不動葷。等了一會。小三兒的妻子。不見回來。老金猱漸漸露出有些煩急神氣。雲從便問小三兒的妻子何往。小三兒答道。他因此時無事。想去採些山果相贈。不想去了個把時辰。還未見來。正在問答之間。老金猱突然立起。朝着小三兒吼了幾聲。便往洞外跑去。雲從料是尋他女兒。一問小三兒。果然不差。事行時甚是憂急等語。風子聞言。便答道。他母女幫了我們這般大忙。如遇歹人。我們豈能袖手不管。反正我們吃飽了無事。沒他母女回來。也不能上路。何不我們也跟踪尋去。助他一臂之力。雲從方要說兩

下腳程相差甚鉅。去已好一會。何從尋覓。小三兒已喜答道。小的也正爲他母女着急。如得二位老爺同去相助。再好不過。雲從明知那金猱何等神力本領。他如不勝來人。自己更不是敵手。但是事已至此。義不容辭。不能不前往一拚。但盼無事才好。這時小三兒因老金猱也去有半個時辰未回。越更惶急。越更引了雲從風子出洞。便往外走。口裏說道。小的妻子就在崖那邊半里多地。一片棗林裏面。那裏結着一林好人參棗。這棗長有兩三寸。又甜又脆又香。旁處從來沒有。他原想採些來。與二位老爺嘗個新罕。不知怎的。連他母親都一去不來。定是應了他主人之話。遇見凶險了。一路說時。腳底下飛也似朝前奔去。雲從風子才知小三兒腳程甚快。并非行走均需他妻子攜帶。風子因他又在滿口老爺小的。他想勸說。行經一片廣坪前面。猛見小三兒疑神往前靜聽了聽。忽然面色慘變。對二人道。我妻子和岳母。定已遭人毒手。不是受了重傷。不能行動。便是被人擒住。我先到前面一看。二位老爺隨後代我接應吧。說罷。撒開大步。拚命一般。朝那前面廣坪上樹林之中跑去。風子一把沒拉住。剛喊得一句忙什麼。一塊走。猛聽兩聲獸嘯。正是金猱母女的聲音。風子連忙住聲。悄對雲從道。看這神氣來人本領一定不小。我等前去。須要智取。千萬不可力敵。我常跑荒山。善於觀測形勢。大哥先不要上前。等我探完虛實回話。再去救援。以免有失。雲從知他又是銳身急難。那裏肯聽。便答道。凡事皆由命定。我們如萬一該死。也等不到現在。還是一同去吧。風子無法。祇得拔出鐵錙苗刀。雲從也將霜蟬劍拔出。一同往前跑去。越行近樹林。那金

猱母女的悲嘯之聲。越聽得真。二人尋聲跟蹤。入林一看。林深葉茂。黑沉沉的。小三兒已跑得不知去向。時聞棗香撲鼻。偶然看見一些從密葉縫中篩下來一些碎光雜影。隨風零亂。除了樹林。別的什麼也沒有。入林約有二里多路。忽然眼前一亮。林中心突現出一大片石坪。二人因為金猱母女嘯聲越近。更是留心。眼觀四面。一聽嘯聲。就在前面不遠所在發出。早停了步。輕腳輕手。往前移進。距離石坪將近。風子首先隱身一株大樹後面。往前一望。那石坪上面擺定一座石香爐。裏面拋起三二寸寬一條條的黑烟。直飛高空。聚而不散。一會又落將下來。還入爐內。爐後面坐定一個兔頭兔腦的小道士。手執拂塵。閉目合睛。彷彿入定。再往他前面一看。離那小道士兩丈多遠。有七根石柱。粗均尺許。金猱母女正抱定挨近前側面樹林的末一根石柱。在那裏一遞一聲悲鳴。週身圍繞着幾條黑色帶子。恰與爐烟相似。二人知被那小道士妖法所困。正想不出救他之法。再往那小道士一看。猛見小三兒端定一塊三尺方圓的大石。從小道士身後。輕腳輕手掩來。似要往小道士頭上打去。眼看已離小道士坐處。祇有二尺。兩手舉起那塊石頭就要落下。好似被什麼東西攔了一攔。立時吧時一聲。石落人倒。小道士仍如無覺。連頭也不曾回。嚇得小三兒連忙扒起逃入林去。這時那金猱母女悲鳴越急。一會功夫。又見小三兒繞從前側面樹林出來。走向金猱母女被困之處。口裏喊得一聲。要死在一處吧。便往他妻子上身撲去。那石柱之上。便冒起一股黑烟。將小三兒也一齊繞住。風子一見這般情景。便悄對雲從道。我們大家都死無益。大哥

蜀山劍俠傳 十三集 第一回

一六

不可上前。待我借你這口寶劍試試。說罷不俟雲從答言。放下苗刀。奪過那口霜鎗劍。往前便跑。雲從方以爲風子必遭毒手。誰想風子竟有心計。跑近那石柱面前不遠。竟自立定。用手中劍朝那黑烟撩去。青光閃處。那黑烟居然挨着便斷。一截一截的。往空中飛散開去。風子理想成功。心中大喜。舉劍一陣亂割。亂撩轉眼之間。金猱母女與小三兒全都脫身。行動自如。風子更不怠慢。手舉劍鐗。便往爐後奔去。拿劍先試了試。見無阻攔。大喝一聲。右手劍刺。左手鐗打。同時動作。那小妖人奉命煉法入定。祇以爲有他師父妖法護庇。少時即可大功告成。一切付之不聞不見。不料遇上一口不畏邪侵的霜鎗劍。被風子無心用上。一劍先刺了個透明窟窿。再一鐗打了個腦漿迸裂。死於非命。雲從自從上次在天蠶嶺中毒回家。與笑和尚尉遲火二人盤桓了些日。已然長了不少見識。一見那小道士人雖死去。尸身未倒。爐中黑烟蓬蓬勃勃。冒個不住。知是妖人邪法必有餘黨。決不止那小道士一人。正忙催快走。那金猱母女早已從向高處眺望。忽然口中長嘯。飛跑下來。小的一個。一把先將小三兒抱起。那老金猱逕自奔到雲從風子面前。伸開長臂。一邊夾了一個。撥頭便往前面樹林之中竄去。急得風子一路連聲怪叫。直喊我自己會走。快放下來。那金猱母女也不做理會。行動如飛。頃刻之間。便走出去有二三十里。行經一座崖洞。鑽了進去。才將雲從風子放下。對小三兒連叫了幾十聲。小三兒便走將過來說道。商爺休得見怪。我妻子原因那裏的棗。最是好吃。別處沒有。不想正在林中採取。忽遇見那小妖道的師父走來。被他行使妖法。放